

城市笔记

转角

林新娟

欣赏最美景致,当属在太阳东升与西落时。

无论赏花,还是看叶,抑或是读人,我习惯逆光而望。从正向的直视,调整为往左或往右微侧视,细细地瞧上一会,目光构架的天桥,透过光影将信息输入内心,悄然间便通透了几千里似的。

倘若向阳,一条线直视对望,多半看到的是一个剪影。这个影,是人与物藏在光影区块里的黑暗之谜。解谜是一件痛快的事情,但这个谜被区块外的光亮反衬得天衣无缝,要想看见内里的更多细节,必须先学会转角。

转角看待人与事,正是人生处世的一种转念、一层境界、一门哲学、一种智慧。

左转,或者右转,随着观察角度的恰到好处,侧光慢慢地将对望的主体打亮,又未全亮,细节在光亮中缓缓呈现,一层一层地剥开迷雾至八九层。人的肌肤、纹理、血脉,透过目光遇见的表情、呈现的心理,植物的形体、枝干、纤维、茎脉、细枝,一丝丝地清晰通透起来。被洞察的世界,被解密的内里,坦诚相见的快感,两两相望的距离拉近,都是最美好的遇见。那些深厚的部位,不被光穿透的位置,似是给予对方谜一般的尊严,是最恰到好处相处之道。

秋末冬初时节,最好的景致当属银杏的一袭黄。那黄色,纯粹、纯真,与蓝天白云相映,望一眼,如含一口棉花糖般味美到极致。清风来,黄叶翩然而行的悠然与决然,又是多少生命为之感叹又赞赏的美好谢幕。

早晨上班,我缘芹江北上,一行银杏树在晨光中甚是鲜美。向阳而望,换位,转角,这美,便是一种极致的自然描写,是通透,是澄澈,是一碧如流的纯正。这样的领悟,来自对一片树叶的解读,也来自观者体内一颗心的向往,以及那一刻全然欣赏接纳的意念。我走近落叶,蹲下身子,放低视角,向阳,看见一地的繁华锦绣,带着夜露的滋润。下班,沿开元路一直向南,树树银杏在透亮的金灿灿里,在晚风中层层叠叠、摇摇摇晃,在相互遮挡又互相让位呈现的光影里,托举着一枚正在似有若无缓缓升起月亮。黑夜,有了银杏装饰的暖。

家有青春期的孩子,似乎是每位家长需要以智慧去面对的现实,是一场斗智斗勇的硬仗。这些年,我在这场硬仗里,以传统的家长思维模式当着将军、勇士,崩溃时也当着逃兵,想当用手掌柜,而责任又一直让我硬撑着。如果把孩子比作一棵银杏,那么,那些属于她的叶片里,有遭受风雨后的破损,也有被病虫害伤害后的黑斑,而我,就是那个盯着对方的破损、黑斑时常纠正的人。

为什么我不能像欣赏阳光下的银杏一样去欣赏孩子?走着走着,打开思维,换个角度看问题,我忽而感悟,与孩子当同种类型的“兵”,才是最好的相处之道。在智与愚之间靠近她,与她相处,做她朋友听她诉说心语,当她观众崇拜她的优秀,当她脱缰跑至悬崖边则坚守原则一把拽回,温柔坚定地告知边界的重要性。此时此刻,即使对方泪水涟涟又如何?一个人的格局是被委屈撑大的。规矩,就在这里。

有时候,低头是为了更好地抬头。低头,亦能遇见更好的景致。转角看待人与事,逆光而望,审视自己,观望对方,以通透之心赏对方之美、愉悦自己时,亦是一道愉悦他人的好景致。

太阳初升时,银杏叶上有一夜露水的滋润。片片光影里,有露水的相映、相衬、相照,万千世界,就在那把小小的扇子里,树下的我们要活得从容,全然在一念的思维模式里。

逆光而望,左转角,右转角,在通透的世界里,从容而往。

我爱我家

被需要,也是一种幸福

郑帆

前阵子,向来连感冒都很少的母亲突然生病住院了。母亲大半辈子艰苦辛劳,这次刚好能把身体全面调理一下。

父母住在小镇菜市场旁边,一直种菜卖菜。考虑到闲不住的母亲出院后可能又要摘菜卖菜,父亲又年近八十,几乎不会做家务,弟弟与我商量,接母亲到他家住。

于是,母亲第一次过上了“饭来张口,衣来伸手”的日子。我们叫她什么事也不要做,多休息,养好身体。前几年,我和弟弟就很反对父母还像家境贫困时那样,天天起早贪黑干活,毕竟两人都年纪大了,万一跌倒有个闪失可就麻烦了。可二老偏不听,特别是母亲,仗着身体向来很好,说身子骨硬朗着呢,你们外公外婆七十多岁还上山砍柴呢!父亲的理由是想要身体好,就要到田地里晒太阳补钙。我与弟弟还真是拗不过他俩。都说人老了就像小孩,此次母亲大人生了病,倒是让我

有理由借机“管教”一下:“就是不听我们的话,从来不知道保养身体,机器都要按时检修呢!您瞧瞧,吃大亏了吧……”母亲这次没有为自己辩解。

为了精心照料母亲,家里人都做了分工。母亲只字不识,哪些药要饭前吃,哪些药吃几颗,总是分不清楚。我上网买了个“一周药盒”,把药在里面放好,督促她按时吃。傍晚下班回来,我帮母亲洗澡擦身。弟弟、弟媳负责母亲的一日三餐,每天变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。可几天后,我们却发现母亲越来越不对劲,整天无精打采,唉声叹气,说胃口不好,睡不着觉,精神恍恍惚惚。我与弟弟带她去检查,医生说病情是好转的,身体没有大问题。

我不得不得想起前几年读到的一篇文章《把碗留给妈妈洗》。作者上大学时,有一次在带队的教授家吃饭。饭后,几个同学抢着要洗碗,教授却阻止。教授走到八十高龄的老

母亲身边说:“妈,洗碗喽……”只见教授母亲一改餐桌上的萎靡不振,精神焕发地走到水池边,花了半小时才把碗洗完。教授说,这样做,母亲会感觉自己被需要而感到幸福。

是的,正如这次母亲病愈出院,我们忙前忙后,在尽孝的同时,却疏忽了她的心理感受,她需要的不仅仅是被照顾。我与弟弟、弟媳商量,让妈妈洗碗吧,吃得消的话,还是让她烧饭。

当天吃完饭,我说,妈,等下你洗碗哈。妈妈点了点头。弟弟说,妈,明天你早点下楼,去菜市场买鱼哈……

我们安排了一堆事给母亲,做完了还表扬她。母亲的脸上渐渐露出笑容。

一个多月过去了,母亲身体慢慢恢复了,每天心情很好,常常烧一桌饭菜等我们回家吃饭。看着我们把她烧的菜吃个底朝天,还一个劲地夸她做的菜好吃,她笑了。



层林尽染

李海波摄

凡人世界

旧相册里的“显眼包”

付令

年底大扫除,既是与即将过去的一年郑重告别,也是迎接新时光的虔诚仪式。在书房的角落里,我翻出了那本旧相册,扉页已然泛黄,像是一道通往旧时光的神秘之门,轻轻触碰,便将我拽回了那些青涩的、无比珍贵的岁月。

中学时代的峰同学,是个性格张扬的家伙。他成绩不差,总想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,尤其是在女同学面前。那次计划中的秋游,因为种种原因推迟到了冬天,变成了冬游,活动项目是河边钓鱼。在寒风凛冽的十二月,峰同学竟然不顾一切地脱掉衣服,一头扎进了冰冷的河水中。他一边蛙泳,一边大喊“好爽”,那夸张的抬头姿势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。虽然最终他因此受了风寒,打了几天点滴,但那份敢于挑战的勇气,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

进入大学,我所在的班级算是中规中矩,没有什么“出类拔萃”的人物,直到“董大妈”到来的那天。他是从飞行驾驶专业转过来的男生,北京人,因为爱问各种问题,显得事儿多,又留了较长的头发,被大家戏称为“董大妈”。他热爱电吉他,玩摇滚,还是第一个去雪山探险的同学。他就像一阵风,永远不会被束缚,生活总是充满惊喜和未知。

实体相册的故事到此为止。我很有兴致地打开移动硬盘,接续“显眼包”的故事。

在职硕士阶段,我遇到了一个来自航油公司的风趣幽默的家伙。他老爱拿我开玩笑,总是能找到一些有趣的话题来逗乐大家。有一次我们班去大草原旅游,我负责点人数,车上人数怎么也对应不上。原来,这家伙竟然把自己包在了窗帘里,

车窗还大开着。他喊道:“我这是在车上吗?”他的种种举动,让我们的旅途充满了欢声笑语。

到了博士阶段,学校和专业的层次都提升了,很多同学是毕业于世界名校的佼佼者。在这样一个群体中,有个小子特别引人注目。他常常上课时急匆匆地进来,有次脸上还挂着汗珠,据说刚和老外打了一场橄榄球。尽管他看起来有些粗线条,但学习成绩一点也不含糊。作为留学归来的学生,他每门课都学得很好,还经常给同学提供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指点。

看着这些旧照片,我不禁感慨,正是这些“显眼包”,用自己的方式丰富了我们的校园生活,给同学们留下无数美好的回忆。感谢他们,感谢那些岁月,让我收获了很多,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和激情。